

星期文库

“京剧的文化之美”系列之一

文人戏

姚文冬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将文人、士大夫的画称之为“文人之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文人画”，作为戏迷的我，脑子里倏然浮现三个字——“文人戏”。

过去，有书读的人毕竟是少数，戏曲便成了民间获取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京剧传统戏多取材于历史，那时的戏班有一个说法——“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尽的三列国”，形容京剧剧目多。就是这些列国、三国等历史戏，水浒、杨家将之类的演义戏，还有神话传说戏等，填补了大众的文化空白。文学有“四大名著”，京剧舞台上就也有“四大名著”——在还没读到小说《红楼梦》之前，我早已知悉尤二姐、尤三姐的故事，这得益于小时候看过的京剧《红楼二尤》。

上世纪初京剧鼎盛时期，有不少文人雅士参与京剧创作，大大提高了剧本的文化品质。比如梅兰芳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化人；荀慧生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文化人；为程砚秋编戏的罗瘿公、金仲荪、翁偶虹等，也都是当时的著名文人。程派被誉为“知识分子的流派”，与这些文人、剧作的文化含金量不无关系。

演惯了悲剧的程砚秋，请翁偶虹编一出喜剧，要求多创造一些长短句，以突破京剧唱词惯有的七言十言格律。于是便有了新戏《锁麟囊》，便有了“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以及“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这样的唱段，唱词之别致，有诗词风韵，行腔之优美，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文人戏”处处皆学问。《锁麟囊》一雅到底，随便一句念白，便牵出一个典故，如“漂母饭信，非为报也！”一句唱词便引出一则神话传说，如“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何蛟珠化泪抛”，想知“蛟珠”为何物？就不得不去追考晋代《博物志》“鲛人泣珠”的传说。另一句念白“青衣休笑我，今日更相亲”，则不能从字面做简单回答，其出自“宋太后青衣侍酒”的文化联想——北宋靖康之变，金人攻下开封，掠徽钦二帝及妃嫔到北国，并使太后着青衣侍奉饮酒。宋太后由贵而仆，与戏里薛湘灵由富而仆，境遇相似。这些台词并非故作文雅，也符合主人公富家小姐的身份。

别说台词，便是剧中人物的名字，也带有浓浓的文人味——主人公是位漂亮的富家女儿，为了表明她的善良、聪明、高洁，翁先生以古代传说中湘水之神的名字为之取名为薛湘灵；赵家的女儿贫寒，为了表明她的安贫守志，便取名赵守贞。或许没人会在意这些人名，但凡过心，便会倏然惊悟——这是文化人编的戏。

越国王都恪遵遗训，不称皇帝，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北宋发动攻灭南唐的战争后，李煜曾致书当时的吴越王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钱俶权衡利弊后，果断拒绝了李煜的结盟要求。

南唐灭亡后，钱俶审时度势，“保族全民”，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和十一万带甲将士，悉数献纳给中央政权，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强盛的割据王国与中央政权的和平统一，吴越国军民无一人死伤，财产无丝毫损失。宋太宗赵光义曾当面称誉钱俶：“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对于战争可能造成血流遍野、尸骨成山的后果，李煜不是不知。但因为抵不住对江山社稷的迷恋，他不惜铤而走险，置民瘼和百姓死活于不顾，穷兵黩武，及至弹尽粮绝，城破国碎，方才“求大王饶命”，使自己尊严尽失，更使百姓横遭劫难。对权力的贪恋，对私欲的放纵，对时事的糊涂，对天下苍生的冷酷，留给后世无尽的慨叹。李煜没有兑现自焚的诺言，却实实在在地地上演了一出玩火者自焚的活剧。

设若李煜也像钱俶爱天下而知自爱，对世事有洞达的认识，顺势应变，且不说此乃天下之幸，他亦当如吴越王钱俶一般，受册封礼遇，安稳为一方诸侯。如此，何来家仇国恨？

不摇，直直地坠在地上，啪的一声，像摔碎的白玉盏。拾起来看，依旧厚实温润，仿佛只是从枝头走到了地上，仍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

玉兰落了，春天才真正热闹起来。可我知道，下一个春天，它还会第一个站在那里，擎着那些白毛笔，在春风里涂写：春来了！

这便是玉兰。不争春，不怨春，来时清清白白，去时干干净净。它让我明白，有些事不必说破，有些路不必抢着走，只管在自己该来的时候来，该开的时候开。哪怕无人喝彩，也要朵朵向上，向着那一片苍茫的天空。

人们熟知的格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对水中与空中动物——鱼与鸟大显身手、实现理想抱负的环境写照，却唯独未提及陆地动物。别急，这“一马平川”的成语，正是对陆地主角的补足。为何不说“一驴平川”或“一牛平川”？细想想，无论是速度还是形象，马在广袤平原上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而“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更增添了“唯马荣尊”的浪漫色彩。

马年说“马”，挂一漏万，“马的故事”不胜枚举。从识人惜才的“伯乐相马”，到经验传承的“老马识途”；从近代商旅的“茶马古道”，到古诗中“欲饮琵琶马上催”的悲壮与“红尘一骑妃子笑”的辛劳——这些典故皆与马相关，皆有马参与。然而，马的功过是非，终非其所能主宰，皆为被人役使的宿命。而现代著名电影《青松岭》中“赶大车”“拦惊马”的故事，生动展现了人与马的默契协作以及人与马的情感联结，这又另当别论了！

●文史漫笔

万千愁绪尽自惹

朱国平

论平民还是宦宦，都遭到了肆意的抢掠与残杀。作为起自三国时的东南重镇，即便在五代十国的战乱岁月中，金陵及其附近地区仍维持了令人羡慕的繁荣，“凤阁龙楼连霄汉”“车如流水马如龙”（李煜词）。但经过宋军的围攻及城破后的烧杀，古都金陵千疮百孔，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文物、古建，包括李煜自己拥有的书画珍藏，均灰飞烟灭。

李煜曾扬言“与河山共存亡”。但宋军攻陷金陵后，他却没了自杀的勇气。迟到的“跪拜纳降”，使他苟全了一段充满屈辱的生命时光。成为阶下囚的日子里，他终日以泪洗面。那些遗留后世的经典之作，便是这一时期凄苦心情的实录。如果不是被赐毒酒而死，让他继续痛苦地活着，一定还会写出更多哀婉幽怨的文字。

而和南唐毗邻的吴越国就不是这样了。开国之君钱鏐一直以“善事中国”和“保境安民”为国策。临终，他未忘嘱咐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此后的四代吴

淡香一树领春归

陈卫华

爱，同样报春早，却少人提起。可那一袭白衣，温润如玉，朵朵向上，如一支支燃烧的白色火炬，静静地燃着，给人无穷的力量。

春寒料峭里，风还带着刀子，它却毫不畏惧地开了，决不拖泥带水。古人说它“如此高花白于雪，年年偏是斗风开”，一个“斗”字，道尽了风骨。

它开在百花之前，也谢在百花之前。大风起时，花瓣一片片地落，不飘

“快马加鞭”“马不停蹄”“马到成功”等，体现其作为交通工具的迅捷特性；农事之马，则有“马放南山”“一马平川”“牛马年，好耕田”之说，描绘其在农耕中的劳碌与丰收意象。

人与马相关的“字词文化”丰富多彩，仅举数例便足以证明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人要讲诚实信用，便要“君

马年说“马”

杨银华

子一言，驷马难追”；人若对相关事情不认真对待，便是“马马虎虎”“马大哈”之辈。“万马奔腾”本意指千万匹马跳跃奔跑的壮观场景，看似与人类活动无关，但后来常被引申为形容人类活动中“声势浩大、场面热烈”的盛况。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一古文名句，则更将马之耐力与人之品格“相提并论”。

前段时间，电视剧《太平年》热播。剧中人物，笔者略知一二。这里说说李煜。

文学史上，宋词与之前的唐诗、汉赋、楚辞，与之后的元曲、明清小说相提并论。而在众多宋词经典作家中，开风气之先的唐后主李煜，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年轻时读李煜，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充盈心头。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但不可否认，李煜词作的强大艺术感染力，总能让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随着年岁渐长，读了一些关于李煜和他的同时代人钱俶的文字，深感他在词中抒发和宣泄的万千愁绪，虽其情堪怜，却终究是自寻烦恼。

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他先统一南方，后平定北方，基本实现国土统一。从973年起，赵匡胤多次要李煜到汴京朝觐，拟和平统一南唐。但李煜不肯俯身称臣，每以身体有疾相推。赵匡胤下令进攻南唐，包围金陵后，仍继续对李煜进行“统战”，劝其停止抵抗，以免生灵涂炭。惜李煜拒不言和，直至城破被俘。为了抵抗宋军，士兵战死者及伤亡民众，不计其数。

战争给南唐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金陵被围困近一年，“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藉”。城破之日，除了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不

“虽无绿华盖，亦知是春来。”

每年在小区门外，最先看见的都是那几棵玉兰。光秃秃的褐枝上，擎着一个个冰清玉洁的花苞，朵朵笔直向上，绝不旁枝斜逸，像一支支倒立的白毛笔尖。不艳丽，却让人心里忽然一动——仿佛有个什么消息，悄悄地递了过来。

过几日，再看那花苞，已悄然绽放成一盏盏白色的火炬。从花树旁经过，那淡淡的清香，不浓不烈，若有若无，像远山传来的消息。这之后，早樱、紫叶李便也接二连三地开了。

它没有寒梅傲雪的盛名，同样苦寒来，却香得含蓄；它没有迎春惹人

“马”作为一种重要的家畜动物，如今已逐渐远离人们的生产生活，变得不常见了。但对于1960年出生、经历过传统农耕方式的我来说，过去还能经常看到它、接触它，因此我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

追古溯今，我对马的印象可归纳为“三大职能”：战争、运力与农事。

所谓战争，即古代交战中作为军人坐骑的“战马”；作为运力，马因善于奔跑且速度较快，除直接供人骑用外，还可与车辆结合（如“配车”供人乘坐）；而在农事方面，马可拉犁耕地，或拉“马车”运送庄稼与粪肥，是农机化普及前的主要畜力。如今，马作为“战马”已远离现代战争并被弃用，作为运力骑用或“配车”供人乘坐亦遭淘汰，农事中的犁耕与驾驭“马车”也少有人役使。

马在不同年代和职能中衍生出丰富的“说词”。战争之马，有“一马当先”“千军万马”“马首是瞻”等，凸显其在战场上的先锋作用；运力之马，有